

安陆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157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湖北省安陆县委员会  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## 编 辑 言

政协文史资料工作，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，也是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》规定的政协工作之一。广征博采，充实文史资料，既可为我县编写地方史、县志提供丰富史料，也可作为历史借鉴，教育青年一代，为四化建设服务。我县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，文史资料的征集、研究，编辑任务十分繁重。本会决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，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、现代史资料的征集工作，将清末到全国解放产生在我县的重大事件，重要活动和重要人物的历史资料作为征集的重点。本县籍人士在外地的活动资料也在征集之列。内容包括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和各和人物等各个方面。并决定分期编辑《安陆文史资料》、《安陆人物小传》等。本辑《安陆文史资料》是一个尝试。工作还有不少缺漏。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，大都具有丰富的阅历和见闻，有广泛的社会联系，有做好文史工作的强烈愿望。望能在不影响健康状况的前提下，为我们撰写一些回忆录及其他史料，提供诗词文章。要求材料具体，真实可信，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。并请大家对我们这一工作提出宝贵意见。

安陆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

## 目

##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张发奎与湖北新军鄂州起.....         | 陈 威       | ( 1 )  |
| 语言丹心忆往事 (之一) .....       | 张仲殷       | ( 9 )  |
| 安陆县二次学潮亲历记.....          | 张仲殷       | ( 24 ) |
| 回忆耿丹的革命功绩.....           | 傅光培       | ( 31 ) |
| 艰苦战斗在鄂豫皖腹地.....          | 刘耀明       | ( 38 ) |
| 我们所了解的辜仁发.....           | 李肇植       | ( 45 ) |
| 京安县抗战时期的财政经济状况.....      | 陈瑜川       | ( 55 ) |
| 麻羊石安陆中学始末记.....          | 周文述、王特君   | ( 61 ) |
| 贺理年征收安陆的一些情况.....        | 罗 朋       | ( 69 ) |
| 朱有凯长县与李修宇之死.....         | 唐质民       | ( 74 ) |
| 胡受谦其人.....               | 唐质民       | ( 79 ) |
| 德安府布史话.....              | 李肇植       | ( 87 ) |
| 衰花公路的历史沿革 .....          | 安陆县公路志编写组 | ( 94 ) |
| 小资料：辛亥革命( 50 ) 国民党( 78 ) |           |        |

## 陈镇藩与湖北新军资州起义

陈 威

### (一) 陈镇藩简介

陈镇藩，字育武，湖北安陆城关人，家贫寒，磨豆腐为业。自幼勤奋好学，工暇手不释卷。当时列强横行中国，满清政府对外卑躬屈节丧权辱国，对内实行民族压迫鱼肉人民，凡有志者，无不切齿痛恨其腐败无能。他投笔从戎以图民族复兴之策，乃考入湖北将弁学堂，毕业后被派往日本留学，就读于东京警官学堂。

陈镇藩东渡日本留学期间，受时代之熏陶，开拓了思想境界，奠定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信心，毅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，曾被推选为东京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。毕业回国，任第八镇司令部执事官，后改任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，在湖北新军中从事革命运动。

### (二) 四川保路斗争与端方入川

辛亥前夕，满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，将人民自筹资金拟建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，以筑路权作借款抵押，川鄂人民奋起反对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争路风潮。四川省保路斗争，在革命党人领导下

风起云涌，清廷便重新起用端方为钦差大臣，督办川汉铁路，带兵入川“戡乱”。端方，字陶斋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曾任直隶总督，因迎送光绪、西太后两官灵车擅自摄影，以不敬罪被革职，其久蓄思动，行贿耗银数十万两始获起用。端方到湖北即指派湖北陆军第十六协不协，第三十一标全标，第三十二标之一营（缺两队），由协统领邓承拔、第三十一标统领曹广大等率队随行听调，共调川鄂军官兵约二千余人。端方率领着这支湖北新军队伍，野心勃勃，杀气腾腾，直奔四川，企图扑灭革命烈火，达到取信朝廷，以恢复总督之宝座。

在入川鄂军中，参加革命组织如同盟会、共进会的人员较多。队伍出发前，革命组织召开了秘密会议，商讨对策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
1. 目前尚处于清廷统治之下，革命工作宜严守秘密，为行动慎重计，且接受曹统领命令，随队升拔，审机应变。
2. 入川同志要密切注意端方行动，相机行事；
3. 入川与留营同志约定通信暗号，以通讯息。

一九一一年七月二十日，入川鄂军在武昌乘轮西上。到达宜昌改乘木船经万县、重庆向成都进发。端方奉旨入川，系为“剿办”四川保路同志会而来；一入川境，闻湖北革命声势浩大，四川保路同志会遍及全省，乃决定改变入川策略，变“剿”为“抚”，以观

动静。每过州县即搭台讲演，张贴安民布告，并声称已电请释放因争路风潮被捕之川紳清殿俊、罗綸等，以图笼络人心。

端方自宜昌西进后，清廷曾密谕端方为四川总督，因其疲于奔命，故未接到督川密旨；而川督赵尔丰，事先得知这一内幕，且端方入川后改变初衷对他不利，故极为仇视，在成都预设牢笼，蓄意谋害端方。

### （三）资州起义杀端方

入川鄂军自宜昌出发后，武昌首义一举成功。端方严密封锁湖北革命消息传入军中，防止事变发生，无论水路旱路，均令随到随走，不许逗留。八月二十六日路过奉节县时，陈镇藩所部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士兵，风闻武昌首义消息，即抗命不遵。端方无赖，改施笼络之策，集合队伍阅兵讲话，许以每人发给功牌及银质奖章，并电请清廷嘉奖。

九月二十三日到达重庆，端方令队伍散驻郊外，不准士兵进城，以封锁消息。船队将抵重庆时，鄂军革命组织举行临时会议，有人主张在端方离船上岸时，乘机击毙举行起义。陈镇藩指出：“码头有重庆巡防军警戒严，我军尚未登陆，难以作适当布置，若在此暴动起义不但无济于事，反蹈皖粤失败复辙”，故未果。由于湖北首义消息频传，端方实难掩饰，于重庆向成都出发途中，捏造电文二

则，谓“武昌某日为官军克复”，“宜昌某日为萨率收回”，以图蛊惑人心，防止变故。

端方进驻资州后，认为已靠近成都，能和赵尔丰相互呼应，如走凶相毕露，迫不及待地作出“进剿”布置。一面派先遣部队向成都进发取得联系，一面分兵进攻威远、简阳、自流井（自贡市）、叙州（宜宾）等地之陈路向志会。由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，端方得到确讯，武昌首义成功，成都即将独立，湖南、江宁、江苏、江西、安徽等地相继响应，赵尔丰在成都预设牢笼，加害于他等感到走投无路，急令召回派出队伍到资州集中应变。他勾结曾广大随其唱和，举行全体军官会议，出示武昌来电“协防、督剿”，当众宣布“独立”，并称“我孤军深入，归路隔绝，欲取得根据地，须取道川北广元，由陕西经河南，联合袁世凯以壮声威。”企图蒙蔽军中革命同志，带走鄂军，靠拢北洋军，联合进攻武汉。

鄂军中革命同志得到武昌首义成功，重庆夏之时，张培爵独立等确实消息，举行紧急会议。认为时机已成熟，决定拒绝承认端方在资州召开的“独立”会议，全军立即举行起义，改称号为“大汉民国革命军”，公推第三十一标第一营管队官陈镇藩为起义军领袖。

陈镇藩接受推选后，即将军旗（白色）就取，宣誓曰“各遵孙中山先生之使命，抱定革命宗旨，打倒专制淫威，达到圆满目的。”

并约法三章，一、誓杀端方；二、剪除发辫；三、回援武汉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统领陈镇藩亲率武装人员至天后宫（端方行轅），捉拿端方，押解至天上宫（第十六协司令部）将端方及其弟端锦（端六）一并斩首，其首级分别装入两个白铁子弹箱内，以备押送武昌呈缴鄂军政府。将端方斩首后，即通电响应武昌起义，张贴布告，并改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（即辛亥年）。川省军民，夹道欢呼。

#### （四）起义鄂军回援武汉

资州起义后，鄂军各级军官均为公众推选，原有军官，留队、退职、逃亡听其自便，不予追究。全军将士连同川省归顺巡防军，及成都调来管退炮两门，重新整编为步兵四营，炮兵一队。全军严守纪律，保全军誉。十一月二十四日由资州整队东下，向重庆进发。川东道上，各县镇商会、民团踴资助餉，百姓家家户户挂旗悬灯，夹道迎送义军。

军次内江，内江县尚未及正，初闭城不纳。派员向城头宣传革命形势，义军过路宗旨，始启门欢迎。时吴玉章在内江地区从事革命运动，发动民众，组织保路同志会。陈镇藩与吴玉章早年结识于日本东京，均系同盟会员。鄂军进驻内江城，吴玉章偕内江保路同志会人员会见陈镇藩，共叙离情，从谈形势，并提出“挽留鄂军，

以克内江地区红帮、哥老会之阻扰，支持当地军政府成立。”陈镇藩以回援武汉甚急，未便迟延，即出面代为调解，并赠枪支弹药以资协助。鄂军东下，临别依依，互道珍重，共勉革命激情。

十二月二日抵重庆近郊白市驛，派员交涉入城过路事宜，约期入城。届时，渝军政府派代表郊迎十余里，浮图关上渝军三千列队欢迎，并赠酒食犒赏劳军。入城后渝都督夏之时、张培爵意图挽留鄂军，派代表谈判称：“重庆华洋杂处之地，虽宣布反正，而兵力薄弱，一旦有失，当牵动大局，务须借重大军之镇慑。”陈镇藩率鄂军代表答以：“武汉清军压境，战事激烈，驰援在即，请贵政府体谅”。渝军政府以鄂军回援意坚即作罢论，乃助鄂军餉银三万两，协助雇备船艘载兵东下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，鄂军于重庆朝天门码头，分乘木船三十余艘，敢死队担任掩护，扬旗鸣号启航。二十四日抵万县，万县付都督刘汉卿派代表远道欢迎。船队进港，鸣礼炮二十四响，列队致敬，设酒食慰劳。在万县接宜昌司令唐牺支电谓：“武汉紧急，迅速率队回鄂。”陈镇藩召集全军将校会议，提出：“武昌首义，损失财政颇巨，军餉奇缺，本军远戍川东，一筹莫展，于心惶然，闻万县没收清官盐款百数十万两，拟商请该军政府协助，筹措援鄂军餉。”经磋商结果，拨给盐银二十万两。部队随即开拔东下。

十二月底到宜昌，接荆、襄、郢、宜招讨史季雨霖转来鄂军政府函件，‘速赴沙洋与季招讨会合，道出南阳，袭敌后路’。陈镇藩令王志祥率敢死队为先遣部队，乘船直取沙洋，鄂军本队相继开进。自资州起义鄂军回抵宜昌，荆州驻防旗人闻风先逃，汉川敌人得讯归降，敢死队勇往直前，击败了张楚材、全明汉等匪部，与季招讨会师沙洋，安、襄、郢、荆四郡乃获克服，未几，仍归原建制。

鄂军本队抵沙市，军政府派参议冯中兴携都督黎元洪手令称：‘星夜率队回省调用。’并派开‘武昌’、‘利湘’两轮来沙市载运队伍回省。陈镇藩召回各部集结于沙市，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乘轮返回武昌，队伍驻黄土坡前武备学堂。统领陈镇藩率队谒见都督黎元洪，当即将端方、端锦两人首级，沿途筹措援鄂餉银计六十万两，一并两呈验收。鄂军政府颁给资州起义鄂军‘戡乱川东，回援楚北，筹措巨款，勋绩卓然’奖牌，以奖武功。

（五）资州起义军返回武昌后，奉命改编为鄂军教导团，任陈镇藩为少将团长，查瑜为付团长，晋民康为参谋长。全体人员编为四个大队，一个炮兵中队，担任警卫军政府、巡逻街道，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。当时清军仍盘踞汉口、汉阳等地，形势依然

严重。团长陈镇藩召集全团将校会议，指出：“现北兵尚在压境，务须枕戈待旦，并要严守纪律，克尽己任，庶不负起义初衷，及军政府之嘉许。”鄂省二次革命风潮，教导团保卫了军政府之安全，维护了社会安宁。七月武昌暗设机关，图翻全局。八月第二协兵变，九月南湖马队暴动相继发生，陈镇藩受命任临时总指挥，以全体革命同志努力，事前进行侦破，事后采取有力措施，制止了事变扩大，为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，一反起义初衷。

由于政权初建，战争持续，府库空虚，财政维艰。当南北和议告成，停战局面出现，为减轻民众负担，全团教导生自愿解甲归田，呈请退伍。经一再申请始获批准，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，奉命将鄂军教导团缩编为初级管，任黄应遵为管长。全团干部暂支原薪，听候调用，退伍人员，按原籍县逐年发给九年递减餉，鄂军教导团机关随即撤销。

## 皓首丹心忆往事（之一）

张孝隆

世事沧桑，变化叵测。回忆往事，不胜感慨。过去时代黑暗，民心涣散，加之天灾人祸，接踵而起，导致国家衰弱，民族危亡。是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，民族得以解放，国家得以复兴。古人云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而我却似乎置身度外，无所作为，对国家人民很少贡献，想起来很懊悔。往事不堪回首，我如梦方醒，已是老夫耄矣，每念及此，不禁潸然泣下。昔日振兴中华，挽回沉沦之雄心壮志，而今竟成泡影。只有把愿望寄托于青少年一代，希望他们继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，建设四个现代化，为祖国争光。

一九〇〇年（即清光绪二十六年），我出生于山西太原，正值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一年。是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，长驱直入北京，企图瓜分中国。那时候晋省排外浪潮很高，焚教堂，杀洋鬼子。不久，义和团浪潮被镇压逐渐平静下来。一九〇一年清政府对列强屈服投降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。

当时我父亲宦游晋省，母亲随侍在侧，生下了我和姐妹兄弟四人。不幸中年逝世，年四十二。父亲做过沁水县知县，抚衙文案，硬田清

政府派往日本学习法政经济，归国后，仍回晋省任諮议局长、财政处长。他著有《早稻田法政大学讲稿集》、《东游见闻录》、《山西财政说明书》，现已散失。追后又调任潞源知州，在任期间修建了一所模范监狱，实行犯人劳改制，又办了一所游民习艺所，解决了一些疑难案件，遂晋升为候补知府。一九〇九年（清宣统元年），调任山西曲沃县厘金局长，征收山西南路烟税。当时流传着一首童谣：“洋曲灯（指进口火柴），洋草烟（指卷烟），宣统坐了个三二年。”反映了当时人民对清王朝的不满，也反映了当时人民抵制洋货的情绪。一九一一年（即宣统三年）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，革命党人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

武昌起义以后，山西省的革命军击败了清军，长驱直入曲沃。知县闻某（满人）潜逃不遂被杀。革命军到厘金局索取银，我父亲当机立断，将即待上缴的厘金全部缴付革命军，保证了个人安全，取得了通行证。返故乡安陆，途中几次遇险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平安抵家。那时我只有十二岁，什么是“革命”，“社会改革”都不了解，我的父亲也一向不谈政治。他经常向我进行“三纲五常”等封建道德教育。他主张君主立宪，不赞成民主，是保皇党一派的人物。一九一二年秋天，他又进京谋事。他去北京谋事，是为了以后把我们带到北京读书，北京是文化中心，多见广闻，读书易于长进。

是年秋季，我进了安陆小学，寄居外祖母家读书。该校始建于前清末年，是安陆县仅有的一所公立小学。当时我国教育极不发达，文盲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。有人说，“中国每百人中只有二人识字，日本每百人中只有二人不识字，欲救中国，发展教育，实为当务之急。”但当局者不重视教育，教育经费无着落，教育人才又缺乏，人民生活水平很低，又读不起书。民国初年，安陆小学经费不足，教师朽腹从公，自编各科讲义，并在黑板上让学生抄记。语文课所选古文有些不大适合小学程度，封建思想教育一如既往。教科书中新思想也很少，进步的报刊、杂志也没有。

一九一五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人提出了侵吞我国的二十一条，引起了青年学生的抗日高潮，但是不久就烟消云散了。当时有人把这样的表现叫作“五分钟热心”，“一盆散沙”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学校老师恐遭当时黑暗统治者的迫害，讳谈政治。小学生根本没有接受爱国思想教育，不了解世界形势，对民主革命、抗日斗争运动，无动于衷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民国成立以来，男人剪掉了辫子，妇女不再缠足，废除笞刑。诉讼人在法官面前不下跪，不得滥用酷刑。但在其他方面，例如婚姻、娶、葬、丧、嫖、赌、吃鸦片、讲迷信等堕落的社会风习，一仍旧惯。我的父亲是个理学先生，他对社会上的一切恶习都不沾染，假日常以读书、写字、著书为消遣，我也受到管制，不得

与社会上任何恶习相接触，每日上学读书，按时回家，除供给衣食学费，不另给分文，把我养成一个孤僻的性格，不通人情世故。他的唯一观点就是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。

一九一五年夏季，我在小学毕业后，赶往北京投考中学。我乘坐着在飞奔着的京汉铁路的快车上，凭窗远眺，凝视着天旋地转的景色，就陷入如醉如梦的状态。当火车缓行的时候，看到异乡田野的秀丽风光，又感到心旷神怡，别有趣味。忽闻一声长笛，唤醒了我的迷梦，想起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，眼前太平，为时不会太久，二十一条的威胁，标志着国土的沦亡，而救国之计，却似大海捞针，茫无着落。以涣散的民心，五分钟的热心；与敌人的枪林弹雨相搏斗，犹如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。欲救中国，必须团结人心，巩固精神堡垒，努力学习西欧科学技术，改变我国落后面貌。数十年后，我国定能复兴起来。当务之急，必学好本领，殚群策群力，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敌人相周旋。于是下定决心，努力学习，将来为国争光。

火车已缓缓地进了北京站。我看见大街上人群拥挤，熙来攘往，络绎不绝；车马喧嚷，前后奔驰；马路宽阔，两旁商店林立，一派繁荣气象。据说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之称。面对伟大的祖国，杰出的民族，我感到光荣自豪。两天以后，游览了北京许多名胜之地，参观了故宫博物院，于是眼界开阔，胸襟舒畅，又陶醉于优美的环境，舒适的生活之中。思想大为转变，“挽救国难，振兴中华”，也逐渐淡

漠起来，再一次的“五分钟热心”又过去了。

是年秋季，我考上了北京师大附中。开学的一天，新老同学都集合在礼堂举行开学典礼。校长谈到求学的问题，说：“昔日孙康映雪谈书，匡衡凿壁透光；还有负薪挂角读书者。此数子家贫而学不辍，后皆成名儒。孔门弟子颜回，寒居陋巷，簞食瓢饮不改其乐，名成业全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其崇高之品德，是吾辈所当效法者也。大圣人也，尚惜寸阴，吾辈当惜分阴……望吾齐青年学子共勉之。吾齐青年学子，日食青梁，夜寝华堂，一心同学，殆无挂碍，当兢兢业业，师古以求道，他日美至名归，流芳百世，不亦善乎？国家无负于我辈，理政府苦衷，拥护政策，切勿妄信流言蜚语，误入歧途。不得任意触犯校规，免受处分。”同学们听了都气愤不已。谁也不相信这些欺人之说。可是当时马列主义尚未传到中国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多遭杀害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果实就被袁世凯篡夺了。然而当时在青年一代学生的心灵上，早已播下了革命的神籽。

开学不到两周，同学们渐渐也混熟了，新的情况又发生了。打打闹闹，放荡不羁，课堂上一片喧哗。有个同学对我风趣地说：“恭喜老兄高第。”我说：“怎么高第？”他说：“榜上的第四名不是老兄吗？”我答道：“考试无常，何须挂齿。谬蒙过奖，愧不敢当。他日吾兄名列魁首，乃见真才。”因为我说话极直，不兄机。

还参差迤邐。太不圆滑。不久以后，一些调皮的同學又找我来开玩笑，叫我绰号“老买头”。我感到恼火，认为这样的讽刺是不能忍受的。当时北京有个动物园名叫万牲园，万牲与我的名字“曼孙”同音，也常引起同学们的幽默的讽刺。我要求父亲给我改个响亮的名字，他坚决不同意。他说：“诗云：孔曼且硕，万民是若。该多好的寓意。你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，把这好的名字改掉。”尽管如此理解，可是当时老一辈与青年人之间的思想观点都是新旧对立的，我们父子也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状态。

师大附中是一所四年制的中学，相当于现在的高中，它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物理、化学、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等课程，都备有充足完整的教学工具、标本、仪表，并另设有实验室以供学生试验之用。学校抓得很紧，学生成绩好，唯讲修身学时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，老师言言谆谆，学生听之默默，一心等待着下课的铃声。旧道德的观念早已不适合当时学生的心理，新时代的潮流在前进，谁也不能阻挡。当时爱国青年的思想早已倾向于救国救民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，打倒卖国贼，抵抗外来侵略。于是再次革命的思潮在爱国青年的心灵上奔涌。作为一个有志的青年，谁还能接受封建思想的奴化教育。有的同学说：“我们袁大总统已经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，木已成舟，势难挽回。不过，大家要知道卖国贼对咱们也有点好处。”大家陡然一惊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